

鳴沙山下 大漠夜中

陳繼明：敦煌，貫穿古今的人間道場



●作家陳繼明

「想寫一部寂靜的小說，表面上卻寫與寂靜相反的東西。結構不要太精確、太緊湊，要在雜沓、任性裏找精確、緊湊。」曾著有《七步鎮》《平安批》等長篇小說的作家陳繼明說。近日，陳繼明長篇新作《敦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他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稱，創作這部用一年時間寫成、用兩年時間修改，但準備了有二三十年之久的小說時，自己盡力避免將敦煌圖騰化，他站在鳴沙山下、大漠星空中，想像某一個佛窟建成以前的故事。而站在敦煌對面，一如站在一個博大寬容的長者面前，他想寫歲月給它的冠冕和莊嚴，更寫永恒給它的成長和顧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敦煌佛窟壁畫



●陳繼明長篇新作《敦煌》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在敦煌放酒杯至少是三個，哪怕一個人喝酒也是三個杯子。其中一杯，必須斟滿，鄭重地放在一邊，敬給看不見的神仙。在敦煌人眼裏，神仙無處不在。」《敦煌》裏寫到。在陳繼明看來，敦煌是茫茫沙漠中的一片綠洲，社稷有時遠，有時近，有時實，有時虛，這裏人的生存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兩者幾乎沒有區別，全世界很難找到另一個相似的地方。在敦煌，人的存在可能是最完整、最有始有終的，因而也是最可觀察的。

《敦煌》以唐貞觀時期為背景，主角祁希的身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宮廷畫師，富有繪畫天分的祁希在孩童時就成為閻立本的入室弟子，被推薦給唐太宗參與修編皇帝實錄，雖然也曾被委以畫八駿像的重任，但還是慢慢消磨在日常繁雜裏。當唐王朝與吐谷渾烽火再起，祁希決定請旨辭職，跟隨其中一路軍隊，來到了夢想中的繪畫聖地敦煌。

這部小說寫王朝征戰、凡人開窟、宮廷畫師造像；以瓜州、沙州為空間背景，書寫河西走廊上吐谷渾人與漢人的融合；以漢人村莊令狐家的動盪，書寫盛世到來之前普通人的犧牲和反抗。值得一提的是，小說還加入當代元素，以一個吐谷渾後裔的奇特人生，打通歷史和現實的聯繫。在小說裏，敦煌變成了貫穿古今的人間道場，生靈萬物、諸神佛法幻化出的佛窟壁畫展現的是人性滿堂風

動、人心天衣飛揚。

敦煌寫作如骨鯁在喉

陳繼明透露，他第一次到敦煌是1991年，獨自旅行到了酒泉、瓜州、敦煌一線，當時對敦煌最深刻的印象並非莫高窟，而是祁連山，在敦煌縣城可以看見祁連山山頂積雪，似觸手可及，如夢似幻，這個瞬間像一盞燈，點燃了很多東西。

「寫作的念頭有很多，有些後來消失了，有些越來越強烈。其中一些念頭，終究被寫出來，算是一種了結。每寫一部書都是一次了結。不了結就如鯁在喉。」陳繼明告訴香港文匯報，關於敦煌，雖然很多人寫了很多書，但他相信自己的不同，所以不想放棄。作為甘肅籍作家，寫敦煌是很長時間的心儀之事，準備已有二三十年之久，漫長時間一直在搜集資料，案頭放着《敦煌民族史》《唐史十二講》等近兩百本書。

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創作的長篇小說《敦煌》已被翻譯成多國語言，深受世界矚目。陳繼明表示，看過由井上靖《敦煌》改編的電影，又看過原著小說，今次推出同名小說，不怕讀者將之和井上靖《敦煌》對比。相比而言，他更關注某一個洞窟某一幅壁畫形成前的人物和故事，「或者說，我想直接進入敦煌，觸摸敦煌的靈魂。是不是做到了我不知道，但是，這可能是這部小說有

別於其他作品的地方。」

「陳繼明『直寫』敦煌，我一點不吃驚，沒有哪個熱愛文化、熱愛藝術的作家能拒絕書寫敦煌的誘惑。」著名作家馮驥才稱。

打破規矩盡情寫

《敦煌》貌似沒有結構，但結構像冰一樣化在了小說裏，這是陳繼明寫作前已擬定好的「設計」。在他看來，《金剛經》的言說方式，方是長篇小說應有的言說方式，「正正反反，不正不反，又正又反，說什麼，反什麼，反什麼，說什麼。嘮嘮叨叨，翻來覆去。相互補充，相互修飾。」

「我不願意《敦煌》寫成常見的歷史小說的模樣，還是更想寫成有現代感的小說。」陳繼明稱，為了尋找語言的鬆弛感，他至少摸索了三五個月，最後決定自己給自己「解套」，把自由還給自己，採取幾條線敘事，輪到誰就盡情寫誰，把所有規矩都打破。

陳繼明的《敦煌》推出後，文學批評家、學者、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謝有順不吝贊對它的喜愛，指出這部小說裏有歷史的烽煙、民族的躁動，有夢想的波瀾、意識的騰躍，有暴烈有溫柔，有罪孽有悔悟，有天地供養的生靈萬物。「輪廓清晰、色彩分明的敦煌，在一本小說裏恢弘大氣又細膩祥和地回歸美學混沌，實在是久違的閱讀體驗。」謝有順稱。

「敦煌就是一個世界」

在真實歷史的基礎上進行想像，作家想像空間的邊界如何把握？陳繼明對香港文匯報表示，作家了解多少歷史事實？又能做出多少想像和虛構？從本質上說，檢驗的是「你自己有多大」。在寫作的過程中，隨時都會意識到它的存在。整部創作都會顯示邊界之有無，之遠近，之深淺。

「我以為，每個人都可以寫一部敦煌。當你開始寫敦煌的時候，敦煌就是一個世界，一個道場，一個象徵。你自己有多大，敦煌就有多大。」陳繼明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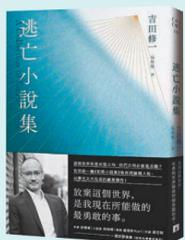
他覺得，寫這部書有一點是肯定的：幸虧是現在寫的！如果早幾年寫，如果在年輕的時候寫，可能就寫砸了。所

以，年齡和生命體驗，在這次寫作中起了潛在作用，「另外，我是甘肅籍作家，這給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但難度也明擺着，那就是如上所說：你自己有多大，你的胸懷有多大？寫一部關於敦煌的書，它們是否夠用？」

陳繼明還通過香港文匯報對讀者說：「去過敦煌，就相當於去過世界的最底部。從香港看世界，從敦煌看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視角，缺一不可。歡迎來敦煌補上這一課。」

吉田式逃亡

文：湯禎兆



《逃亡小說集》作者：吉田修一 譯者：高詹燦 出版社：皇冠文化

熟悉吉田修一的讀者，都明白「逃亡」一向是他作品的核心主題——他的名作《惡人》及《怒》，均以直視逃亡作為情節及主旨的關鍵元素。而他也深明此道，事實上在《逃亡小說集》中，更加理所當然及明正言順地以此作為焦點素材。

所謂逃亡，背後就是身份的轉移，而其中必涉空間的挪移，同時定當有城鄉的互動，否則「逃亡」之舉也不成立了——此所以當中早已包含多重對立的二元性，吉田修一正好擅長據此發揮。

《逃亡小說集》中四篇小說，其實均大同小異，某程度來說甚至可說過度重複。雖然人設有所不同，由過氣女明星到失戀脫軌的女教師，又或是地方上的信實忠直的郵差或旅館東主等，都是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因一些波瀾突變降臨身上，從而出現忽然連自己也始料不及的逃亡舉動。那當然就是從自己人生「逃亡」，希望開啟新一章的隱喻，但背後更深刻的，是從一開始當事人就知道不可能成功——就如同《惡人》中的亡命鴛鴦，只不過今次更微細日常，且不再涉及嚴重罪行，儼然就是自己無奈人生的映照折影，連「逃亡」都一樣不成氣候，不成體統——出師未捷身先死的無力感於四方八面籠罩整個人生。

由於類似的設定早已見識，對我來說《逃亡小說集》最大的吸引力反而在場景空間的呈現。我得承認那是一種自我趣味投影，但也是作者的精明構思所在，天下無新事，重複的套路要帶來新意，借場景更替引入旅遊式的視角感受，不失為沒有新招前的臨時策略。

此所以我最鍾情的一篇，一定是《逃吧，郵差先生》。

一開場的場景已定在網走的酒吧街，然後又提及出海捕沙丁魚的經歷。而郵差先生春也的流亡終站正好在宇登呂，正如小說中的形容，那可說是道東的最北端，再北上就是舉世馳名的知床國立公園——因為冬天北上的道路全封，所以它成為道東之最北端也因此而聞名。

那年往知床國立公園遊玩（當然是在夏天的時節），其實正好也經過網走及宇登呂等地。前者給我深刻的印象，並不是著名的網走監獄（我想吉田也是因為此已成遊客化的景點，故此在小說中絕口不提，雖然監獄與逃亡的意象是如此息息相關），而是晚上夜空中的星星。由於四周沒有什麼光污染，加上又沒有什麼高樓大廈，故此星空特別閃爍明亮。而宇登呂位於入知床的必經之路——通常大家入知床都先經過門關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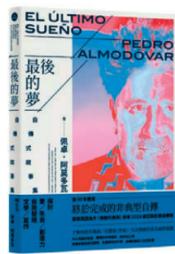
里町，然後中途路過宇登呂，再入知床又或是往羅白走。我也是循此入知床，之後回頭再入羅白去見識極地小鎮風情，尤其是在路邊脫衣就可以入去一泡的秘湯/野湯風情。

吉田選取的宇登呂港，正是被冰封了的冬景，而主角幸太聽聞春也的吐苦水後，也泛起同病相憐的感觸（被重複單調沒趣的經歷羈困的前半生），於是兩人忽然攀上防波堤，直接踏進冰海，甚至打趣道可以穿越海面直抵對面的庫頁島。

後來回過頭來，聽到女兒的大喊，幸太才發覺早已筋疲力竭的兩人，原來才沒有離開港口多遠——「逃亡」的反「逃亡」意義，再次具體形象化地呈現出來，一切都沒有意義，連「逃亡」的意義也直接消解，恰好與我們作為遊客的獵奇視線相映成趣。彼此均在追逐日常的脫軌，但下場卻千差萬別，或許大家由始至終均在過一場逃亡的人生，如是我思。

最後的夢：阿莫多瓦的自傳式故事集

作者：佩卓·阿莫多瓦
譯者：葉淑吟
出版：原點



西班牙導演阿莫多瓦首度出版的自傳式故事集，以小說暗喻，以散文講述了自己的成長經歷、職業生涯和個人生活。本書的創作時空背景橫跨不同時期，從1960年代末到現在，所有的故事都映照出他內心深處的執著：黑暗的中學歲月、起伏的心情、蛻變為藝術家的歷程、名聲帶來的不便，或虛構想像對於人生的影響。《最後的夢》一書包含多重層次的閱讀，是一本以各種敘述手法呈現的故事集，我們得以從中窺見一位作家是如何默默耕耘一本令人讚嘆的文學作品。

人生圖書館

作者：莎拉·妮薩·亞當斯
譯者：葉曼臻
出版：春天



本書入圍全球最大書評網站Goodreads讀者票選年度最佳小說，收穫逾三萬七千則五星評價。當穆凱許造訪家附近的圖書館，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即將從此改變。亞蕾莎，一位對工作沒有熱情的圖書館員，某一次在一本書的最後發現了一張皺皺的閱讀清單，上頭寫着九部作品名稱，毫不起眼。恰巧穆凱許請她推薦新書，原本對閱讀一竅不通的亞蕾莎，為了讓自己顯得專業，偷偷按照這份清單一本一本本地推薦給穆凱許。她也必須趕在穆凱許下次來還書時趕緊把下一本讀完，這樣才能振振有詞地推薦。就這樣穆凱許與亞蕾莎把清單上的小說一本接着一本讀下去，隨着每一次書中的邂逅、每一個發現的新世界，他們的憂愁逐漸消散……

世界上最透明的故事

作者：杉井光
譯者：簡捷
繪者：fusui
出版：皇冠



推理作家陳浩基評價此書道：「百年不遇，絕無僅有。」故事講述享譽文壇的知名推理作家宮內彰吾罹癌過世，而「我」，是緝聞不斷的宮內其中一名孩子。一天，宮內的長子主動聯絡「我」，他說宮內死前，好像還持續在撰寫一本名為《世界上最透明的故事》的小說，無奈一直找不到手稿。身為書店員工，「我」知道知名作家過世，生前的作品將炙手可熱。起初「我」站在如此功利主義的角度思考，但在得知宮內寫作途中曾遇難以解釋的瓶頸後，對小說本身產生了好奇。「我」和編輯霧子小姐展開調查，尋找未曾謀面的生父的遺作。「我們」詢問了他的家人、編輯、情婦，然而隨着拼湊出來的父親形象逐漸清晰，「我」周遭的一切卻開始變得透明……

《共和國的數學家(青少版)》叢書出版 讓小朋友愛上數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科學與中國——千名院士·千場科普」系列活動中的「百年中國數學科專場暨《共和國的數學家(青少版)》新書發布」活動早前在北京舉行。據悉，《共和國的數學家(青少版)》叢書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精選華羅庚、陳景潤、吳文俊、馮康、許寶騫等多位對新中國發展作出卓越貢獻的數學巨匠，通過他們的生平事跡，展現數學家們不屈不撓的科學精神、勇於創新的治學態度、深沉厚重的家國情懷，是對科學家精神和創新文化的最佳詮釋。



●《共和國的數學家(青少版)》日前發布。江鑫嫻攝

科發興國、科技創新，必以數學為基礎。科技進步需要大量的數學人才。在新書發布會上，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數學會數學史分會理事長周向宇表示，數學是當今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的基礎，深刻地改變着世界的面貌。共和國的數學家是數學復興的傑出代表。希望廣大青少年從本叢書中體會到數學的魅力與威力，感受到老一輩共和國數學家的精神力量，進而愛數學、學數學、思數學、做數學和用數學，為數學復興與民族復興作出不負時代的貢獻。

出版專家聶震寧總結了《共和國的數學家(青少版)》叢書的三個特點，一是具有相當鮮明的當代性，着力弘揚了愛國主義精神；二是具有豐滿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展示了卓越數學家的精神世界，把深邃的數學寫成了透光的故事；三是這套書是由一流的數學家 and 科普專家撰寫，化繁為簡、化難為易，寫得明白、好看、耐看，插畫精美傳神，裝幀雅緻，為全民閱讀貢獻了一套有趣的科普讀物。

馮康的學生，中科院院士、中國科協副主席袁亞湘擔任《共和國的數學家(青少版)》的顧問委員會主任。他說，寫出讓小朋友都喜愛的數學書尤其不容易。感謝湖南出版集團對數學傳播的支持，數學不僅讓人聰明，還會讓人年輕，希望更多小朋友愛上數學。